

古文辭類纂

第二函
第六冊

碑誌類上編一

古文辭類纂四十

秦始皇二十八年泰山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秦始皇琅邪臺立石刻文。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

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

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

秦始皇二十九年之罾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遊巡登之罾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眾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

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秦始皇東觀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
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
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災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
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
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
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罘

秦始皇三十二年刻碣石門。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
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秦平墮壤
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

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竝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秦始皇三十七年會稽立石刻文。

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眾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竝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猘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

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安和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鏑。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

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今征荒裔。勦凶虐。今截海外。奠其邈兮。互地界。封神丘兮。建隆謁。熙帝載兮。振萬世。

序亦用韻卽琅邪刻石體

元次山大唐中興頌

有序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僭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繫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

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祲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碑誌類上編二

古文辭類纂四十一

韓退之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旣除旣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眾地大。孽牙其閒。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咨。大慝適去。稂莠不孳。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旣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旣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

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

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肩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肩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眾。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資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肩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

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
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尙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
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
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
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隸怠
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
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彊提兵叫譴欲
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
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
誅乃敕顏肩愬武古通咸統于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勝

之邵陵鄖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頌頌蔡城，其疆千里。旣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緇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飧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億。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旣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

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茅順甫云：頌文淋漓縱橫，並合繩斧。

韓退之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旣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邱明、孟軻、荀況伏

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尙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韓退之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閒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攷于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

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于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旣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惑。旣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